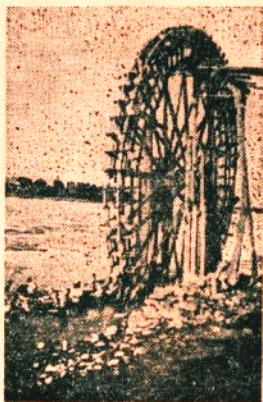


田 奇 著



十輛水車

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PDG

目 錄

卷 一

木匠營長.....	(3)
小紅旗.....	(4)
紅燈.....	(5)
過摩天嶺.....	(6)

卷 二

東家過年.....	(11)
十輛水車.....	(14)
六月雨.....	(16)
雨中搶麥.....	(17)
割麥忙.....	(19)
藤油燈.....	(21)

棉花地裏.....	(21)
杏樹下.....	(22)
買年畫.....	(23)
荒山變金山.....	(24)
村口.....	(25)
過飛機.....	(26)
陝北農民想念毛主席.....	(28)
大嫂翻糞.....	(29)
野菜謠.....	(31)
紫紅燈.....	(32)

卷一

木匠營長

望不盡的草地呀望不斷的山，
山上山下人聲喧；
咱們的隊伍來開荒，
千百把鋤頭震山川。

劉營長啊老營長，
左胳膊上受過傷；
舉不起鋤頭揚不起鋤，
坐在山邊心發慌。

同志們歇在山嶺上，
老營長爲砍『鋤楔』忙；
一隻手要做一隻手的活，
『木匠鋪』裏坐的咱們老營長！

五〇年四月。

小紅旗

紅個閃閃的旗，
插在路旁；
紅個閃閃的日頭，
掛在天上。
眼盯住小紅旗，
頭上流汗；
熱呼呼的心啊，
燒紅了臉蛋！

這不是收復延安
打殲滅戰；
這是在大西北
修路開山。
千萬個戰士
擔土抬筐；
都爭着把紅旗，
掛在身旁！

五〇年四月。

紅 燈

楊樹高啊紅燈紅，
紅燈掛在楊樹頂；
一排排楊樹一盞盞燈，
一盞盞紅燈下有人聲。

人聲響呀歌聲宏，
歌頭震動大山林；
震得楊葉嘩啦啦響，
驚起野鳥滿樹林。

紅燈是咱老鄉送，
誰掛上紅燈誰光榮；
荒山上的紅燈到呀到處明，
燈下的隊伍齊勞動！

五〇年四月。

過摩天嶺

風捲着雪，雪捲着風，
風雪打得臉蛋痛；
摩天嶺啊高萬丈，
常年的積雪常年的冰。

望不見的山頂儘是雪，
望不見的山頂白生生；
雪裹着人，人路上雪，
咱們的隊伍要過摩天嶺。

二十里長的隊伍爬高山，
二十里長的隊伍望不見有多長；
白花花道上腳印印千萬，
千萬雙腳印啊爬上了山！

臉凍紫了，眼睛亮，
手凍僵了，心裏暖，
握緊了延安措來的三八槍，

摸着腰裏的手榴彈。

爬上山頂齊聲喊，

紅旗迎着風雪轉：

『摩天嶺都在我們腳底下，

蔣匪那能逃脫解放軍的網?!』

追呀追呀下天嶺，

解放軍賽過天兵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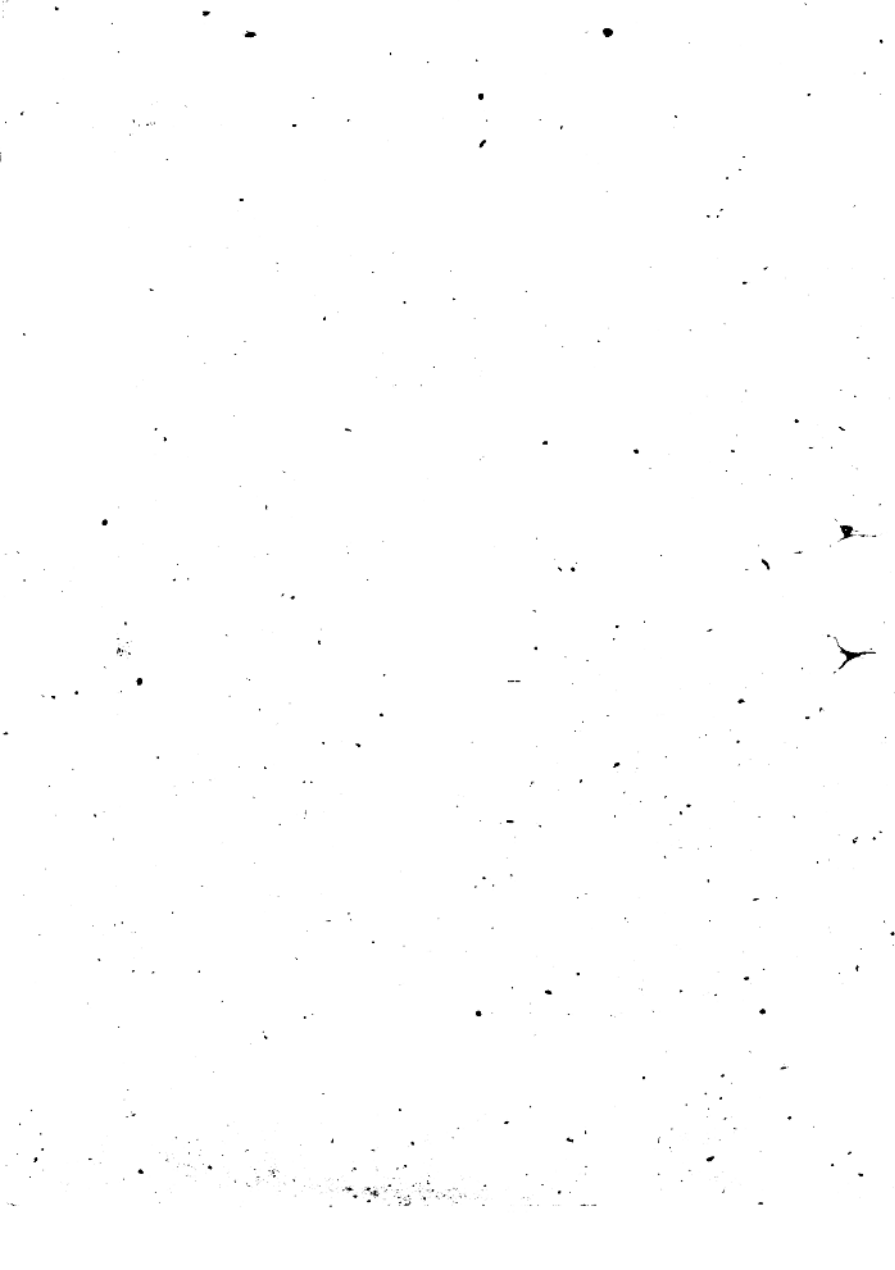
別看摩天嶺天一樣，

擋不住啊，

擋不住解放軍把蔣匪趕！

五〇年四月十六日。

卷 二



東 家 過 年

冬穿皮襖夏穿衫，
地主欺壓長工慘；
攪一年長工剝一層皮，
年三十還得熬到年初一。

地主過年心裏喜，
長工忙得喘不上氣；
東家躺着動一動嘴，
攪長工的就得跑斷腿。

辦年貨還得把車趕，
雞不叫趕上進城去；
先糶糧來後辦貨，
糶糧等到日偏西。

糶得貴了沒人要，
糶得賤了東家他不依。
辦罷年貨星星亮，

趕回村子到半夜裏。

東家老婆懶動彈，

嫌這嫌那說不完：

頭絡子不是絲來，腿帶又短，

做襖的黑綢，花太暗。

跟女兒說來和老漢念，

方圓的隣家她都說遍。

東家女兒從不下地，

吃好穿好她還要發脾氣，

說這絲襪子腰腰短，

說那紅皮鞋眼眼稀，

三丈花布嫌紅花兒小，

鎖在櫃裏不裁衣。

東家見老婆黑喪着臉，

東家見女兒發脾氣，

把我喊到上房裏，

從頭把我罵到脚跟底。

一到熬年更受罪，
熬到五雞叫『接神』哩；
燒香磕頭點年火，
走路說話都要輕輕的；
明裏說是怕驚走了『神』，
暗裏是東家在睡覺哩。

東家下炕咱把洗臉水端，
抽烟點火裝水煙；
吃飯時擦了桌子忙端飯，
咱站在門旁侍候着看，
人家吃過剩下的冷湯湯，
就是咱長工的『好茶飯』。

東家穿的黑皮袍，
老婆穿的綢緞襖，
女兒穿的一身花，
到隔壁隣家摸牌啦。
看看我長工穿的啥？
破棉布衣破鞋襪。

我賭氣坐在房簷下，
越思越想氣越大；
他憑啥吃來他憑啥穿？
他憑啥吹鬍子又瞪眼？
一年他躺個毯朝天，
他憑啥儘叫咱動彈！

東家常吹他命好，
天上那會掉元寶？
不是我長工爲他幹，
早餓得狗日們完了蛋！
共產黨來了要分地，
再也不受狗日的窩囊氣！

五〇年八月改舊作。

十輛水車

十輛水車日夜轉，
白花花水兒日夜淌；
淌得歡來流進地，
棉花地裏明個朗朗。